

目 录

1	编者的话	
1	难忘的 15 天	高 军
	——随江泽民主席出访东南亚四国散记	
11	友谊连四海	王建宏
	——随李鹏总理出访亚洲五国散记	
17	缅甸纪行	王建宏
	——随李鹏总理出访缅甸	
24	越南印象	孙玉胜
	——随李鹏总理出访越南	
31	随乔石委员长出访欧洲三国札记	阎连俊
43	随朱镕基副总理访问非洲七国	董石才
53	在广岛的日日夜夜	马国力 苑文刚 孙 迅
	——广岛第 12 届亚运会报道纪实	
69	拼搏在广岛	岑传理
76	第 10 届中日电视艺术交流点滴	赵 群

84	日本广播协会的资料管理 … 赵 群 王亚平
97	湄公河沿岸之旅 …………… 李 虹
117	访印见闻 …………… 董石才
128	难忘的阿联酋采访 …………… 辛少英
136	访欧纪行 …………… 赵宇辉
145	夏纳刮起“中国风” …………… 张长明
153	正气悲歌 …………… 赵忠祥
	——采访圣彼得堡
162	访俄日记 …………… 董石才
168	俄罗斯印象 …………… 贾鸣之
180	海参崴纪行 …………… 王晓琨
195	慕尼黑电视节随笔 …………… 王 录
200	丹麦掠影 …………… 王琰 王录
206	奥地利情思 …………… 赵忠祥
225	1994年冬奥会采访散记 …………… 马国力
230	伟大的奥林匹克胜利者 …………… 程志明
234	绿色运动会和电视高科技 … 程志明 韩乔生
238	在西方时空里的故事 …………… 童 宁
	——《东方时空》记者赴日内瓦采访纪实
245	永远的《蓝色多瑙河》 …………… 聂小华
	——赴奥地利采访‘95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散记
253	巴黎一瞥 …………… 童 宁
260	友谊之行 …………… 赵宇辉
	——中央电视台代表团访问埃及、毛里求斯侧记
268	非洲拍摄札记 …………… 吕逢欣

296	采访南非克鲁格日记·····	聂小华	王雪纯
304	美国十日行·····		赵宇辉
	——华语电视台访谈录		
313	世界杯赛转播点滴·····	孙正平	师旭平
329	世界杯IBC见闻·····		冯一平
336	南美四国行·····		辛少英
	——藏在镜头背后的花絮		
360	北极行札记·····		吴越
367	白色·蓝色·红色·····		张军
	——北极考察随想录		
385	北极日记·····		智卫

难忘的15天

——随江泽民主席出访东南亚四国散记

高 军

1994年11月22日下午4点，在北京首都机场，江泽民主席乘坐的中国民航波音747专机从万米以上蔚蓝色的天空穿云而下，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伴随着飞机十个轮子和地面接触的瞬间，机舱内响起热烈的掌声，祝贺江主席圆满地结束了东南亚四国之行。

冒着蒙蒙细雨，江主席健步走下飞机，他心情愉快地对随行记者说：“记者同志们，大家辛苦了！我们一块合个影，留个纪念吧！”20名记者围在江主席身边，快门声响起，闪光灯雪亮。至此，半个月随访报道工作画上了一个圆圆的句号。

江主席再三嘱咐：“你们要注意安全”

江泽民主席出访东南亚四国并出席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第二届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是我国最高领导人近年来对东南亚国家的首次访问，也是今年以来我国采取的最重大的一次外交行动，意义重大，举世瞩目。

11月8日下午3点50分，江主席的专机经过六小时的飞行，抵达新加坡上空，开始下降。我们几个摄影记者按惯例靠近机舱门口，准备先下飞机拍摄抵达和欢迎的场面。这时，江主席来到我们面前，他说：“你们当记者的很是辛苦，提着那么多东西，有的还扛着那么重的机器，还要登高爬梯，挤来跑去，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些镜头拍不上没关系，不要着急，最重要的是安全第一。”听了江主席的话，大家都很感动。在这之后的半个月的出访活动期间，江主席又不止一次地叮嘱大家要注意安全，并给我们讲了有关我们同行的一件事。有一次，江主席去四川农村视察工作。一个摄影记者只顾抢拍镜头，没有注意身后情况，一个不留神，掉进了田间的化粪池里，很快就没膝了，大伙七拉八拽，才把他拉上来。江主席说：“为此我经常提醒记者要注意安全，因为你们只顾为别人拍照而忘记了自己。”

这次电视报道组的十名同志虽然也曾多次随国家领导人出访，但是，对于此次非同一般的外交活动的报道工作，谁也不敢掉以轻心，15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随访记者的辛苦自不待言，但是，有了江主席的亲切关怀以及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我们报道组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共采制新闻63条，总长度为87分钟，还与其他同志合作，完成了一期《焦点访谈》节目。

集中力量抢时效，莫把新闻变旧闻

此次江主席出访东南亚四国，除新加坡外，都与我国有一小时时差，北京时间早当地时间一小时。当国内晚上7点北京《新闻联播》的前奏曲开始的时候，当地时间刚好6点，而访问日程全是按当地时间安排。这样，对我们把一些重要内容传回北京，实现当日重要新闻赶上当天《新闻联播》播出十分不利。为了不把新闻变成旧闻，报道组坚持能抢则抢的原则，只要有一线希望，尽百分之百的努力，拍摄、编辑、播音、卫星传送、各个环节随时进入工作状态。江主席11月8日抵达新加坡的活动，当天必须发出，因为这是当天唯一能传回去的节目，可是当素材拿进饭店的临时编辑间时，已是下午5点半，距规定的传送时间仅有半小时了。编辑林键把素材拿到手，便紧张、熟练地编辑画面；播音员李瑞英也早已守候在旁，熟悉着解说词，结果仅用了十几分钟，一条两分多钟的新闻节目就制作完成。这时，负责卫星传送的杨小勇接过节目带飞跑下楼，跳进了等候在饭店门口的汽车，直奔新加坡电视台。此时正赶上新加坡的下班时间，车水马龙，乘车还不如走着快。给我们开车的司机是个姓李的华人，看到我们的同志在车里急得冒汗，就左拐右超，见空就钻，将车子驶进了通往电视台的小路。没曾想，今天的小路也是车挨车，我们赶紧用车载电话同新加坡电视台联系，请他们派人在门口接应。当车开到新加坡电视台门口尚未停稳时，我们的同志就匆忙跳下车，直奔新加坡电视台卫星传送室，启动机器，插入录像带，此时，电话里传来北京中央电视台主控室值班人员的声音：“画面清晰，伴音也很好，”为了保证节目质量，我们又反复传送几遍，直到把租用的20分钟卫星线路时间用完为止。

同样，在马来西亚的新闻传送也是“险象环生”。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欢迎江主席访马的仪式是11月10日北京时间下午5点30分在议会广场大厦举行，我们原定江主席抵马以及欢迎仪式两条新闻在北京时间下午6点20分开始传送北京。我和周建国分别在机场和议会广场拍片，约定6点整从所住饭店出发去马来西亚电视台。

下午4点半钟专机抵达，我这边还算顺利，时间较充裕，拍完片后直奔饭店架好编辑机，编辑、配音做好了节目带，翻译张森也把开道的摩托车找好，只等周建国那一组人马。此时时针指向6点，开道车已经发动，这时只见一辆汽车向我们开来，周建国把头伸出车窗，手里举着录像带，高喊着：“等一等”！这边的同志三步并作两步迎上去，未等车停下，接过带子，转身乘上另一辆车向马来西亚电视台驶去。5点30分的欢迎仪式，6点钟就要去电视台传送，周建国工作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而北京的同事们收到这条新闻素材后，必须马上编辑制作，进行配音，这样才能不误在新闻联播中的播出。那天晚上，当电视观众在屏幕上看到这两条新闻时，大概未曾想到屏幕后的编辑、记者、播音、技术人员为此而进行的一次接力跑。

记者是匆匆飞翔的“鸟”

东南亚国家崇拜鸟，到处可见鸟的形象。印尼的保护神就是一种被神化了的鸟，是印尼国徽的组成部分，大街上跑的出租车门上，喷有鸟的图案，并且注明 Big Bird（大鸟）。马来西亚的出租车公司叫“银色的鸟”。不过，在印尼第二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期间，“鸟”的身价大涨，出租车费翻番。记者每天都乘着“鸟”采访新闻，在会议中心、会见

厅、电信电报局之间奔跑，把采制的消息发往各自的传媒机构。

11月14日，江泽民主席要同美国总统克林顿等八个国家领导人会晤，这是江主席此次出访活动的重要内容。会晤地点是在印尼会议中心，由中方出资租用的大约100平方米的会客厅内摆放着沙发和鲜花，一条红色的尼龙绳为记者截出了拍摄位置。与以往不同的是，另一条红绳又将这块地方一分为二，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外记者各占一方，见到这样的情景，中方记者都很高兴。想起在西雅图江主席同克林顿会晤时，允许首批记者进入拍照的全是美国人，我们被安排在第二第三批，同外国记者挤在一起，吃尽了外国记者人高马大之苦，而且给的拍摄时间仅仅45秒钟。这次据说美国来了200多名记者，中方记者仅有20名，让美国记者自己去互相挤吧。

江主席和克林顿总统的正式会晤时间为北京时间上午7点，按照规定，所有参加采访的记者必须在清晨5点到达会客厅外接受安全检查。美国人又牵来了他们从本国带来的警犬，不过，这次这条大狼狗不能像在西雅图时那样，见谁嗅谁了，它只能嗅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中国记者只接受中国警卫人员的检查，这是中美双方事先谈定的。时针指向7点59分，江主席笑容可掬地站在了会见厅门口，同中外记者用英文道早安。8点整，克林顿总统在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和商务部长等高级官员陪同下，来到会见厅前，两位领导人亲切握手，并肩进入会见大厅。记者们马上进入紧张工作状态，双方刚刚落坐准备谈话，工作人员就十分客气地请全体记者退出。出于同样的心理，中外记者都赖着不走，手里的机器不关，这样，记者们就由“请出去”变成被轰出去，撵出去了，最后，工作人员把大手往你们镜头前一挡，只好关机乖乖地离开。不过，与在西雅图给记者的45秒钟的时间相比，这次拍摄了两分多钟画面，我们已是心满意足了。

这一天，江泽民主席除了同克林顿总统会晤外，还分别会见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智利的国家领导人，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对话和磋商。每一场会晤都有重要内容而不同于一般的礼节性会见。报道组的同志深知八场会晤的重要，分别进入会见厅八次，高高兴兴地被“轰”出来八次，因为每场会见都拍到了两分多钟的素材。为了制作好这几段新闻，我们的同志又乘坐“大鸟”，在会议中心和租住的酒店之间往返八次，将节目素材抓紧编辑、配音，以保证晚上在租用的卫星线路时间内传回北京。

千名记者进行百米赛跑， “巴迪克”活跃了茂物会场

1994年11月15日，距印尼首都雅加达56公里的茂物市，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太平洋的万倾碧波映衬着“千岛之国”的旖旎风光。这是一个被当地印尼人称为“雨都”的茂物少有的好天气。第二届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这里的总统行宫举行。

茂物宫座落在东南亚最大的热带植物园中，是印尼前总统苏加诺执政时建造，通体为大理石结构，雄伟瑰丽，行宫内山水环绕，满目葱茏，亭台楼阁点缀，奇花异草遍地，直径1.23米不等的热带特有植物——大王莲静静地铺在湖面上，林间草坪，百鸟聚集，彼此和鸣，园内还驯养着上百只鹿，有的在悠闲地散步，有的驻足远远地望着人们。与此宁静宜人的环境相比，行宫外则显现出严肃凝重的气氛，周围布满了各类保安人员，不时有骑着高头大马的警方人员在街上巡逻。同样严密的保安措施，足见东道国对此次会议的高度重视。

会议在上午9点举行，而参加会议采访的记者早晨5点就乘

大轿车来到茂物宫。为了发稿方便，从上午10点开始，每隔10分钟，就有一辆车返回设在雅加达的会议中心，同时警方封闭了茂物至雅加达的高速公路，不准会议外的车辆通行。为此，我们不能不感谢印尼方面所提供的便利和周到的考虑。

上午8点，会议工作人员带着经过安全检查的记者到指定的地方拍摄领导人到达的场面。此时茂物宫内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上千名记者，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带着不同的采访设备，为了报道这次会议云集在茂物宫的绿草坪上。当记者的，大概都有两个“本事”：一是能“跑”，二是擅“挤”。当工作人员引导着长长的记者队伍前进时，大家就个个争先，开始了拥挤碰撞；当能看到临时搭成的供拍摄用的台子时，记者队伍已像潮水般涌动；接着，没有口令，没有指挥，撒腿就跑。那劲头，不亚于“拚命三郎”参加百米冲刺。由于距离较远，队伍中有人摔倒，还有不慎将照相机镜头摔掉地下的。一些老记者，也没有了往日的斯文。那些手拿微型录音机、脖子上挎着照相机的，装备简单，跑得就快些。像我们肩扛摄像机、手里提着梯子的，跑得就慢点。总之，大家都在跑，为的是抢到一个最佳拍摄位置。有个记者忙乱中摔倒，名片撒了一地，宛如绿草坪盛开的朵朵白花，煞是好看。不过他也顾不上拣了，反正名片是送给别人的，谁愿意拿就拿吧。当这支上千人的队伍气喘吁吁地跑到指定位置时，才发现拍摄台已分好了区，各自国家和地区的名字写得清清楚楚。这时大家才感到方才的赛跑实属多余，何况离会议开始还有50分钟。

9点整，印尼总统苏哈托身穿一件精美的丝绸长袖衬衫，以东道主的身份站在茂物宫北门前的红地毯上，迎候到会的贵宾。第一个到达的是澳大利亚总理基廷，他乘坐着印尼提供的奔驰牌轿车，在一辆印尼警方吉普车的引导下，来到茂物宫，他也穿着与苏哈托总统身上那件类似的丝绸衬衫。按与会成员国的英文字母

排列，江主席第五个到达茂物宫北门，同样，他的上衣，也是一件花色别致的长袖衬衫。原来，今天参加会议的所有领导人，每个人都穿一件当地人称之为“巴迪克”的花丝绸衬衫。据介绍，这是苏哈托总统特意为每位领导人定做的。

在印尼，不分男女，都喜欢穿“巴迪克”，穿着它可以参加国宴，可以出入高级场所，“巴迪克”是印尼的国服。“巴迪克”面料的制作方法同我国贵州的蜡染一模一样。笔者1990年曾去印尼的一家工厂采访，当我们讲到我国的蜡染时，当地工人点头说：“Yes，蜡染。”连蜡染的发音也同中国一样。蜡染是从中国传到印尼的呢，还是从印尼传到中国的呢？有关专家可能已有考证，单从制作工艺看，确是同出一辙。“巴迪克”分布料和丝绸两种，面料图案全凭手工随心所欲，即使同一种图案也不见重复。丝质“巴迪克”价格昂贵，今天领导人穿的每件都在200美元以上。领导人穿上“巴迪克”参加会议，与他们平日的公开形象形成强烈反差。别具一格的装束，出乎大家的意料，因而，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到达茂物宫，唯有美国的克林顿总统乘坐着从本国带来的福特牌防弹车姗姗来迟。他下车后向记者打招呼，得到的却是记者们“噢”“噢”的起哄声，算是对他这位大国领导人不守时所表示的一种不满吧。

身穿图案各异的“巴迪克”的18位领导人面带微笑，来到主楼南侧的阳台，集体与新闻界见面。记者们拥至楼前，全部的视线和焦点都集中在这不到20平方米的阳台上。只听照相机的快门声响成一片，我们也一口气拍完了领导人首次集体同记者见面的全过程。之后，领导人回到会议大厅，举行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下午1点30分，领导人又集体来到大楼前的草坪上，他们谈

笑风生，给人以会议进行得十分顺利的印象，记者们又是一阵忙碌，很多记者高喊着自己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要求“招招手呀”引起草坪上一片笑声。当江主席走过我们面前时，曹友同志也高喊着：“江主席，您好！”江主席随即面带笑容，向我们点头招手，我们的镜头紧紧跟着江主席，将江主席和其他领导人愉快交谈的情景拍摄下来。

1993年的这个时候，在美国的西雅图布莱克岛，APEC举行了首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过一年，他们又重逢在印尼的茂物。人们期待着亚太地区的经济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现在，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已从15个扩展到18个，其成员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占到世界人口的近一半，经济产出也占世界的一半。在过去的七年里，亚太经济的增长大大领先于北美和西欧的同期增长水平，特别是东亚地区，是世界上经济最有活力、增长最快的地区，显示出勃勃生机。江泽民主席在西雅图会议上曾经提出，开展亚太经济合作应立足于“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彼此开放，共同繁荣”，受到APEC许多成员的赞同。此次会议，江主席又对亚太经济合作的未来提出五项原则：即相互尊重、协商一致；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相互开放、不搞排他；广泛合作、互利互惠；缩小差距、共同繁荣。五项原则，代表了中国和平、友好、合作、发展的信念和诚意。

卫星传送，一波三折

国际卫星组织设在美国华盛顿，负责全球通讯卫星的统一使用和协调工作。如若需要一段时间传送电视节目，必须向其申请，成否都要得到他的确认。为了保证茂物会议的重要新闻传回北京，11月15日这一天，我们订有两节卫星线路，第一次为北京时间中午12点，第二次为晚上6点至6点50分。14日我们与北京联系，

得到邮电部通知：世界卫星组织 11 日已确认我两段时间的线路申请，我们与印尼电视台负责 APEC 传送的人联系时，这位先生也向我方表示明日线路“OK”。但是在 15 日中午当杨小勇和林键进行第一次传送时，却被印尼电视台技术人员告知：18 点卫星时间不可用。问其消息来源，回答是印尼卫星公司通知的。他们两人闻讯后心急火燎地赶回饭店，挂通了印尼卫星公司的电话，阿布杜拉先生说：他那里有一份国际卫星组织关于 15 日下午我方申请线路不可用的通知。这与我邮电部所收到的确认电报截然相反。随之，阿布杜拉先生又挂通国际卫星组织电话，对方只说 18 点至 18 点 50 分三颗卫星均不可用，至于为何给北京发一份确认报，又说不出个子丑寅卯，而此时已是当天下午 16 时，对于我们来讲，容不得申辩，只能是另找时间，以抢在《新闻联播》开播之前将节目传回。在印尼卫星公司及我邮电部的协助下，订得联播前仅有的一段空余时间 18 点 30 分至 18 点 50 分，国际卫星组织对此做了较快的确认。可是当杨小勇等同志 18 时赶到印尼卫星公司传送点时，又被告知：由于当地线路过于拥挤，他们只能提供前十分钟的线路，后十分钟里仅有的四路去地面站的线路已被其他电视机构占满。无奈之下，在 18 点 40 分时，他们又请求印尼卫星公司的技术人员将我们的信号转到另一条线路上，经由另一颗卫星送到北京，直至我方节目传完一遍。为此，只好将另一电视机构在那里的传送挤压了约三四分钟。

国际卫星组织分别发出的两份电报着实令人费解，是工作的粗心，还是一时的失误？个中原因，不得而知。

半个月的东南亚四国之行程，随访组的工作是紧张的，紧张得无暇顾及那美丽的热带风光；紧张得未曾光顾那里的商店；然而又是愉快的，因为这是一个工作勤奋的集体——执著、敬业、精诚合作。

友谊连四海

——随李鹏总理出访亚洲五国散记

王建宏

1994年4月18日至29日，国务院总理李鹏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和蒙古五国，取得圆满成功。这五国都是我国的近邻，与之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对我国西北部地区经济发展和边疆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李鹏总理在乌兹别克议会大厦发表的重要演讲，阐述了我国同中亚国家发展关系的四项基本原则，在中亚各国产生了巨大反响。

我们中央电视台随访报道组在这十几个日日夜夜里发回的新闻报道，早已和全国的电视观众见面了。在这里，我只想介绍一下我们沿途所见所闻的一些其他事情。

“国际倒爷”神侃乌兹别克

4月16日，我们先遣组一行六人，搭乘乌兹别克斯坦航空公司的航班，先期前往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这是我第二次随李鹏总理出访。记得上一次，是1991年12月随李鹏总理出访印度。那一次使我感受最深的是：总理出访的活动项目多、日程紧；新闻报道的任务重、要求高、压力大。所不同的，那次去印度只是一个国家，而这次却是11天里飞五个国家；总理的专机全程飞行达13000多公里，活动项目多达50多项。

飞机越过雄伟的天山山脉，开始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同机坐在我身旁的一位中年人，十分健谈，看样子像是专门从事中国和中亚地区贸易的“买卖人”。一路上，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不停地向我介绍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商品的不同差价，并得意地说：他目前在塔什干有两个爱人，此行要给第一个爱人带去什么什么东西，给第二个爱人带去什么什么东西。不过，话锋一转，他又慨叹：自苏联解体以后，运费大幅度上涨，生意已大不如以前好做。目前，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许多宏伟建筑，都是当年俄罗斯帮助建造的。俄罗斯人撤走后，现在许多在建的大工程都因资金短缺等原因，被迫停了下来……

当地时间16日晚上9点半（北京时间夜里12点30分），我们降落在塔什干。

一餐饭62万！眼珠差点儿掉在菜盘里

说心里话，塔什干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到处绿荫掩映，鲜花盛开；街道宽阔、整洁，行人很少，显示出一种宁静的美。17日，

我们忙着跑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邮电部和当地电视台，联系电视卫星传送等事情，顺便拍摄一些外景。在街上，我们经常遇到当地一所“东方语言学院”的青年学生，他们主动用中文向我们问候，并热情地同我们交谈。

塔什干是中亚的一座古城，约有 2000 年的历史。卫国战争时期，大批俄罗斯人和一些大型工业企业疏散和迁移到这里。现在，它拥有 220 万居民。1966 年 4 月 26 日，塔市发生了 7.5 级地震，市内大部分建筑物倒塌。在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大力帮助下，重建了许多融现代建筑艺术与传统民族风格于一体的新型住宅小区、现代化的文化艺术及市政设施。不过，也确实如那位“国际倒爷”所讲的，我们看到了一些停工的建筑。

也许是刚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塔什干街头的商店和餐饮业很少。我们奔波了一天，晚上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小饭馆用餐。我们六个人，点了三只烤馕（类似于我国新疆的一种面食）、三盘炒饭、三盘蔬菜拼盘（当地习惯于生吃，仅经过洗、切后上盘）和六杯饮料。餐毕，女老板过来一算帐：62 万苏姆（当地货币，一美元官方汇价为 1600 苏姆）！我们报道组的“账房先生”肖建生嘴巴立刻张成一个大大的“O”字，眼珠瞪得快要掉出来了。大家也都以为听错了，请翻译王雄先再问一下。女老板不慌不忙，一一道来：“这几片黄瓜 2800、那几片西红柿 3200、大葱 1900、香菜……”原来拼盘中的每一样都是单独算钱的。按规定：我们在中亚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 8~10 美元。可这一顿饭就花了大约 380 美元。我这才体会到北京人常说的“挨宰”是什么滋味。

万里长空万里情，总理关怀暖人心

中央电视台记者王桂林大概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一次旅程。

从塔什干机场一出来，他就被告知：托运的行李不见了！经与乌兹别克斯坦航空公司多方交涉，对方百般扯皮推托，既没找到行李，又不按国际航空惯例给予赔偿，一直到我们离开塔什干，王桂林的行李始终没有找到。此行还有1万多公里的行程，其中，阿什哈巴德可以穿短袖衬衣，而阿拉木图还在下雪。王桂林却连起码的洗漱用具都没有。

这件事不知怎么让李鹏总理和夫人朱琳同志知道了。当我们乘坐李鹏总理的专机从塔什干飞往阿什哈巴德途中，李鹏总理委托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杨鹤雄同志，给王桂林送来了两件衬衣和两条领带。在以后的行程里，李鹏总理又先后三次委托他的秘书和其他同志，给王桂林送来了一些其它衣物。从阿什哈巴德到比什凯克，从阿拉木图到乌兰巴托，总理在访问日程十分繁忙和紧张的情况下，还时刻关心着一个普通记者的冷暖，使所有的随行人员都沉浸在深深的感动之中……

“恋之城”——阿什哈巴德

土库曼斯坦的首都阿什哈巴德建于1881年，目前有将近50万人口。阿什哈巴德的意思，为“恋之城”。世界上著名的水利工程卡拉库姆运河从阿什哈巴德市附近流过。

阿什哈巴德市位于地震活动区。1948年曾发生大地震，整个城市被毁。

震后新兴的阿什哈巴德现有50多家工厂，其中有地毯厂、石